

後

漢

書

十

後

漢

書

卷

一

列傳卷第十四

范曄後漢書二十四

唐章懷太子賢注

馬援

子廖

子防

兄子嚴

族孫校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其先趙奢爲

趙將號曰馬服君子孫因爲氏

馬服者言能服馭馬也史

記曰趙惠文王以奢有功賜爵號爲馬服君

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

邯鄲徙焉

東觀記曰徙茂陵成懽里

曾祖父通以功封重

合侯坐兄何羅反被誅

重合縣屬勃海郡故城在今滄州樂陵縣

東馬何羅與江充相善充既誅遂懼罪及己謀反伏誅事見前書

故援再世不顯

祖及父不得爲顯仕也東觀漢記通生賓宣帝時以郎持節號使君使君生仲仲官至玄武司馬仲生援

援三兄況余負

東觀記曰況字長平余字聖卿負字季主

並有才

能王莽時皆爲二千石

況河南太守余中壘校尉負增山連率

援

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

詩意不能守章句

東觀記曰受齊詩師事潁川滿昌

乃辭況

欲就邊郡田牧

東觀記曰援以況出爲河南太守次兩兄爲吏京師見家用不足乃

辭況欲就邊郡畜牧也

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

人以朴且從所好

從其所請也

會況卒援行服

暮年不離墓所敬事寡嫂不冠不入廬

廬舍

也後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

王莽置司命官上公已下

皆糾察

囚有重罪援哀而縱之遂亡命北地

遇赦因留牧畜賓客多歸附者遂役屬數

百家

續漢書援過北地任氏畜牧自援祖賓本客天水父仲又嘗爲牧帥今是時負爲護苑使

者故人賓客皆依援

轉游隴漢間常謂賓客曰丈夫爲

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因處田牧至有牛

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旣而歎曰凡殖貨

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

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王莽末

四方兵起莽從弟衛將軍林廣招雄俊乃

辟援及同縣原涉爲掾

涉字巨先見前書

薦之於莽

莽以涉爲鎮戎大尹

王莽改天水爲鎮戎改太守爲大尹

援爲

新成大尹

莽改漢中爲新成也

及莽敗援兄貲時爲增

山連率

莽改上郡爲增山連率亦太守也莽法典郡者公爲牧侯稱卒正伯稱連率其無封

爵者爲尹也

與援俱去郡復避地涼州世祖即

位貲先詣洛陽帝遣貲復郡卒於官援因

留西州隗囂甚敬重之以援爲綏德將軍

與決籌策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囂使援

往觀之援素與述同里閭

說文曰閭閭也杜預注左傳閭閭門

也

相善以爲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

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

更爲援制都布單衣

東觀記曰都作荅史記曰荅布千匹前書音義曰荅

布白疊布也何承天纂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皆布名方言曰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襟關之東西謂之

衣禪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

述鸞旗旄騎

解在公孫述傳

警蹕就車磬折而入

磬折者屈身如磬之曲折敬也

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

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

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

哺食也史記周公誠

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哺猶恐失天下士心也

與圖成敗反修飾

邊幅

言若布帛脩整其邊幅也左傳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

如偶人

形

禮記曰謂爲俑者不仁鄭玄云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有似於生人也俑音勇

此子何

足久稽天下士乎

稽留也

因辭歸謂嚙曰子

陽井底蛙耳

言迷志識褊狹如坎井之蛙事見莊子

而妄自尊大

不如專意東方建武四年冬嚙使援奉書

洛陽援至引見於宣德殿世祖迎笑謂援

曰卿遨遊二帝閒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

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臣也臣

亦擇君矣

家語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臣與公孫述同

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而後進臣臣

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

是

東觀記曰援初到勅令中黃門引入時上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故云簡易也

帝復

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

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盜猶竊也

今見陛下恢廓

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甚

壯之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爲

待詔使太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

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

師得失

流猶傳也

援說囂曰前到朝廷上引見

數十

東觀記曰凡十四見

每接讌語自夕至旦才明

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

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

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

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

此論語孔子自
言己之所行也

今上好

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

如卿言反復勝邪然雅信援故遂遣長子
恂入質援因將家屬隨恂歸洛陽居數月
而無它職任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
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
之會隗囂用王元計意更狐疑狐性多疑故曰狐疑援
數以書記責辭於囂囂怨援背已得書增
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臣援自
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
薦左右爲容之助鄒陽書曰蟠木成萬乘之器者左右爲之容臣不

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前不能令人輕

居後不能令人軒

言爲人無所輕重也詩云如輕如軒輕音丁利反

與

人怨不能爲人患臣所恥也故敢觸冒罪

忌昧死陳誠臣與隗顓本實交友初顓遣

臣東謂臣曰本欲爲漢願足下往觀之於

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心實

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顓自挾姦

心盜憎主人

左傳晉伯宗妻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

怨毒之情遂

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願聽詎行

在所極陳滅嚙之術得空匈腹申愚策退
就隴畝死無所恨帝乃召援計事援具言
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嚙將
高峻任禹之屬下及羌豪爲陳禍福以離
嚙友黨援又爲書與嚙將楊廣使曉勸於
嚙曰春卿無恙

春卿楊廣字

前別異南

天水異縣也

寂

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

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

表的

表猶標也言爲標準謂射的也言背畔之罪爲天下所指射也

常懼海內

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

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

之說

游翁王元字也

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

今而觀竟何如邪援聞至河內過存伯春

存猶問也

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

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

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

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

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

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

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

三木者謂桎梏及械也司

馬遷曰衣赭關三木分羹謂樂羊也解見公孫述傳

季子孟平生自言所以

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

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

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

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

魏猶辱也

今更共陸陸

陸陸猶碌碌也

欲往附之將難

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

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

謂欲封爲
朝寧王也

而

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

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

字林

併音卑
正反

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

游浮也

今

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

大人

大人謂
豪傑也

共說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

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

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

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

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

切磋

骨曰切象曰磋言朋友之道如切如磋以成器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豈有知

其無成而但萎媮咋舌义手從族乎

萎媮稟弱也萎

音於罪反媮音乃罪反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

味矣

以食為諭

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

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

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

急賜報廣音不荅八年帝自西征蹶至漆

漆縣屬右扶風

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